

金敏馥是爱国主义史学家

——兼论其对东北史、渤海史研究的贡献

郑云波¹ 姜华昌²

(1. 2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要:金敏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东北地方史专家,他一生爱国爱家乡,积极从事东北地方史及渤海史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渤海国志长编》和《东北通史》的撰修工作,同时发表了大批有价值和有影响的论文,阐明了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种种谬论,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金敏馥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史学家。

关键词:爱国主义;史学家;东北史;渤海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金敏馥,辽宁辽阳人,生于1887年7月19日,卒于1962年8月30日。享年76岁。我国著名的东北地方史学专家,学界称其为“史坛巨擘”。金敏馥先生终身爱国爱家乡,是一位卓有成就,很有影响的爱国主义者。他致力于教学,注重培养青年一代,所以他又是一位教育家。

金敏馥先生自幼好学,虽因生活所迫十六岁辍学习商,然而并没有弃学。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十五、六岁后,一日未尝废书。”^[1]日日读书,以书为友。1906年,先生20岁时,幸遇白永贞校长的赏识,中止习商,重新就学。进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读书,学习成绩优秀。1908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学,俗称北关中学,这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校。同班五十人,先生年最长。时值清末,朝廷腐败,辛亥革命即将爆发,清政府为了消弭革命、欺骗人民、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宣布“预备立宪”。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表面上给人民一点言论、集会和组织团体的自由权利,但实质上是维护清政

府的腐朽统治,强调皇权至高无上。奉天省时人主张速开国会,以救亡御侮,议久不决,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一夕,金敏馥先生随各校代表会于谏议局”(1907年,清政府伪装预备立宪,在各省建谏议局,他于议长吴景濂前,“抽刀断指,血淋漓襟袖,一座大惊,皆泣下。”^[2]先生年青时的这种痛恨时弊的爱国断指行为,深为时人感叹。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6年毕业。任教于沈阳文学专科学校,沈阳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等学校。先生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教学中,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倡导白话文,并于1920年6月5日,赴一师参加辩论会,演讲《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优劣》,使青年学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金敏馥先生反对虚伪与空喊,倡导爱国要爱家乡,爱惜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先生在1925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人竟言爱国、不知爱国,须自爱乡始;又竟言保存国粹,不知保存国粹,须自刊刻先正遗著始。”^[3]先生身体力行,自己立下宗

收稿日期:2001-07-06

旨，终生为爱国而奋斗。他爱自己的家乡，从事东北地方史及渤海史的研究和写作。他爱惜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潜心于整理、研究、总结前人遗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不愿为日伪政权卖命、弃官不做，而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在教学过程中，坚定爱国主义立场。对有损于祖国形象的观点，坚决予以抨击。如：1925年11月7日，先生读东北师大白眉初教授所著的《满洲三省志》时，认为书名应改为《东三省志》或《奉、吉、黑三省志》。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满洲之称为日人所命，盖认比于朝鲜，认为中国藩属，以为吞并之地步。若在我国，三省久有定名，时王之制，不宜妄改，即从古称，宜曰辽东，何为以部落之名加诸行省？贻笑方家，授隙外人，非著书之体，白氏何不远思耶？”^[4]先生忧国忧民，对军阀混战的黑暗统治极为憎恶，先生说：“辛亥革命以还十四年来，军人柄政，专擅自恣”，“外重内轻，未有甚于今日者，察其情形，极与唐末之藩镇相似”。^[6]充分表现了先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命运的情操，他抱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尽全身心的精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所以说，金毓黻先生是一位具有鲜明爱国主义立场的学者。

金毓黻先生从1923年研究东北史地文献学时，便开始了对渤海史的探讨，正如《渤海国志长编》叙例所说：“不妄曩考辽东與地、间及渤海”，并决心要著渤海史，此后，他便精心积累资料，考证史实真伪，为著渤海史作准备。

1928年，在读唐宴《渤海国志》后，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人论渤海史事，讹谬太甚，久思正之，未暇为也，近日有暇，拟废此业。”3月9日读《渤海史考》肯定，“此书论有数长焉、引证博洽一也；身履其地二也；断制允当三也”。^[6]先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对待学问的是非观念，是非常可贵的。3月14日，先生考渤海国境四至为：南至鸭绿江下流之泊沟口；北与黑水靺鞨接壤，其境当不越今依兰；东至海，西境当以今长春西南之长岭子为界。3月20日，先生考渤海五京之方位并绘《渤海五京方位图》，4月4日撰《渤海上京考》。在复叶恭绰函中写道：“思为《渤海国志长编》一书，以补率宾唐氏之阙，兼订《满洲源流考》之失。”4月28日，先生阅《养新录》写道：“渤海国有独奏

州，独奏者谓不别隶于诸府而得独奏事京师、即直隶之义，渤海建国武后时，官制悉取自唐而有此称，则直隶州县之制，不必始于宋代”。^[7]8-9月间，考证渤海长岭府，并在撰《渤海史考弁言》一文中说：“乌山喜一《渤海史考》以异邦人考中土事，而详贖若此，弥可宝也。余旅食渤海旧壤，将及十年，亦考览旧籍、证以见闻、不无分寸之得，或为前人之所未详，久思此次一书、命曰《渤海国志长编》”，1929年9月，考证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

是时，金毓黻先生在致力于研究东北史，渤海史的同时，在政界还担任东北政务委员机要处主任秘书之职，在此期间，他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担忧，力主抗战。1929年10月21日，先生撰一电文，由张学良领衔，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增强团结，一致对外”。10月25日先生应东北交通大学邀请撰辑《东北古代交通》讲演稿，其中《唐与渤海之交通》，后来成为《渤海国志长编》的重要内容之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日军19日占领沈阳，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日军为防止金毓黻先生逃离东北，将其软禁于鲍文樾私宅，12月5日，先生被保释。他在被日军软禁的三个月内，起初，终日枯坐，习字之外，只可参禅。又读《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书。10月下旬，开始读《易经》，受到文王幽而演《易》的启发，立意守学道，酝酿撰写《渤海国志长编》。关于此书名的来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往读唐宴《渤海国志》，病其引据尚疏，考辨未密，思为改作。其体就载籍纪渤海事，条条件举，附以考证，参以己见。尝以此意陈之于黄师季纲，师曰：此为长编体，书成亦可曰：《渤海国志长编》^[8]，11月12日，先生首次草拟出《渤海国志长编》目次：初分十卷：一总略、二世纪、三列卿、四輿地考，五官制考、六物产、七朝聘、八兵事、九余录、十附录。发愿于三月内草成，预计七、八万言可毕。11月18日，先生托人从家里取来撰写《渤海国志长编》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和参考书，立即提笔撰修，日为常课。先生经常勉励自己，“此为

天假之缘，何可放过”。“古人云穷愁著书，诗三百篇为古人发愤之作，诚有概乎其言。自幽居以来，百无聊赖，遂斐然有述作之志。撰次渤海故事，期完成一书、此怀之四、五年而未能命笔，今日端坐一室，奋笔为之，大约不出一月，即可粗具规模，设使身耽安逸，外事牵扰，则成书未知何日，此天之扼我，亦所以玉成我也。”^[9]道出先生逆境有志，发奋著书的精神，20日作遣怀诗。“久处樊笼里，忧劳已不胜。光阴如过客，书卷似良朋。渺渺天难问，啾啾鸟欲应。参禅成独悟，学作面墙僧。”写出了先生身陷囹圄却能以书为友，刻苦撰著的情景。然而，先生也曾有过处境极窘，甚至“竟几欲自裁”的情况，但是，忧乡之心，爱国之情又使他在逆境中矢志不渝，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渤海国志长编》的初稿的撰写任务。他自强不息，奋力著书，实有司马迁身在逆境，为完成《史记》而不死之风范。21-23日，先生又分别撰写数篇，并重新考定目次共十二篇：一总略、二世纪、三地理考、四职官考、五食货考、六朝聘考、七世系表、八大事表，九同姓列传、十异姓列传，十一子遗列传，十二余录。25日先生自谓：“心绪极劣之顷、所撰之文尚能成章。”他说：“《渤海国志长编》乃是述往思来之忧愤之作”^[10]，26-30日，撰《渤海朝聘日本考》、《渤海史事志》、《宗臣列传》、《渤海国志考异》、考辨东丹国及渤海遗裔诸事等。12月1-4日撰《宗臣列传》、《诸臣列传》、《属部列传》、《子遗列传》等。先生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草，迄今只十六日，已草成三万余言，一日约二千余言。”从6日起至20日获释前又撰《渤海地理考》、《渤海职官考》、《族俗考》、《渤海食货志》、《属部表》、《渤海文征》等。至此《渤海国志长编》各卷已粗略草成。1932年，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对各卷加以补撰或修改。“先生身陷敌营之际，不畏日寇威逼利诱，挥笔撰写《渤海国志长编》，坚决不与日伪合流，同日寇展开英勇不屈的搏斗”^[11]。先生以笔为刀枪，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冲锋陷阵。《渤海国志长编》完稿后，先生研究历史转入别题。但时而也考渤海历史，以补《渤海国志长编》之不足。收吴廷燮《唐会要》卷五十七渤海遗事一条，考得渤海五大玮 一世，当在大玄锡之后，大湮撰之前。至此，渤海国十五世王的定论完成。

金毓黻先生从1931年11月18日起笔撰写《渤海国志长编》始，至1934年5月1日此书印竣成书止，只用了二年半的时间，全书总计共分二十卷、四十余万字。《渤海国志长编》虽已完成，但先生对渤海史的研究并没有终止，在此后的两年中仍有新观点问世。

1936年，金毓黻先生毅然逃离日伪统治区，表现出他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抗日爱国的伟大精神。4月13日，与李龙荪及长子金长佑同去日本，在日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努力读书研史。并参观了日本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渤海时代文物。7月中旬回到上海。

金毓黻先生在上海为中央大学等校学生讲授《东北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学生把保家卫国作为自己的使命，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奋发抗战的爱国主义热情。

为配合教学，金毓黻先生从1936年使着手撰修《东北通史》，当时称为《东北史》或《东北史稿》。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东北史稿》成书五卷。直到1941年8月1日，先生“整理旧撰《东北通史》元代与东北关系一章，今日毕功”^[12]，2日，撰《编印〈东北通史〉缘起》，此文道出：“余治东北史地文献之学，盘二十年，于文字记载外兼及金石明器图象，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犯犯霜露以赴之，岁月既滋，积稿盈笥，然亦未暇为之整理编次之。民国丙子之岁避地秣陵，授课于南雍，以东北史为目，而关外藏亦携以俱来，乃徐徐探篋之，濡笔编次，衍为讲义，是为东北通史之初稿。”

“始上右讫元末，写成三十七章……并为补撰两章，原为六卷，是为《东北通史》上卷，写付手民石印行也。”这就是1941年三台东北大学石印本《东北通史》问世。1943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再次出版。1982年，东北史研究所出版了标点本，198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印本。《东北通史》的贡献，不仅开拓了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成果，创立了东北史的研究体系，是一部地方信史。而且它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明辨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对我国东北历史的歪曲，阐明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族应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奋斗不息，中国东北历史不许篡改，这对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文人研究东北史的目的是很好的

揭露和深刻的讽刺。

1942年9月18日,金毓黻先生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一周年,为东北大学讲演,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943-1944年他又连续发表《东北权名》、《中华民族与东北》、《从事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纪念九·一八与收复东北》《论东北四省为中国之重心》等文章,阐明东北是中国领土及收复东北的决心。

1943年4月27日,先生在《东北讲座》杂志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与东北》^[13]充分论证了一、“在纪元前三千年时汉人已栖息于东北,其时代早且久。”并非日本人所说“汉族之移殖于东北,当始于燕将秦开驱逐东胡开辟辽东的旧中国时代”。二、“满洲蒙古二族的祖先,与汉族同出一源,皆为中国民族的一个宗族”。三、“远古之肃慎氏应与殷氏民族为一系,且系自内地北迁。”这就有力地批驳了日本侵略者“满洲人,非中国人”;“中国人(汉人)之至东北为时颇晚。”等谬论。同年5月1日,先生为《东北讲座》又撰一文:《从事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14],以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证明有史以前及虞夏商周时代,及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元明清民国,东北地方一直是中国领土。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篡改东北历史,妄图分裂中国的统一,实施东北独立的野心。文章指出:“日本人的野心太大……于是由清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起,再三向中国尝试。终于趁这个机会,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将东北四省先后侵占了。当这个时候日本……怕已到手的东北,把持不住,于是又异想天开、想出种种主意,遂说东北地,从前不是中国领土,在东北居住的满洲人,也自成体系,与中国的汉族,不是一个来源,应独立自成一团。谓之民族自决。因此为日本人作傀儡的满洲国也就制造出来了。”“乖巧的日本人,要将中国的一部永远霸占……。中国历史上所告诉我们的话,已表明东北四省是中国领土,永远与中国是不可分割的。”^[15]9月6日,又撰《东北权名》谓之东北四省名称之确定。“民国十一年中央令派张作霖督办东北边防屯垦事宜,并辖四省(辽、吉、黑、热),是时编制陆军,遂悉冠以东北之名,十七年又置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是时遂泛指驻防军为东北军,是知以东北概称四省,乃由东北军之名而益确定”。^[16]而日本称东北为“满洲”。先

生在本文中有力地揭露了“满洲”之称是日俄侵略者在东北划分势力的产物,伪满洲国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文章指出:清末“俄居于北,日瞰于南、遂横被东三省以满洲之后,又分南满、北满以明势力范围所在,^[17]厥后沈变(指九·一八事变)^[18]猝发,伪国出现、因讹承讹名以满洲、即以四省之地为其国境。”又说:我们现在“称四省之地不曰满洲、而曰东北、正以明其居中国之东北、为全疆一部、立义甚当。若夫清代伪制之名。外人强被之称,事由外铄、义不当受”。^[19]

1943年9月18日,先生参加“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会,为学生讲话,题曰《今年九·一八感想》,9月24-29日,又带着爱国主义激情撰写《苗可秀论》,为抗日烈士苗可秀树碑立传。以激发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热情,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在1946-1948年间,金毓黻先生往返于沈阳、北平、南京等地,忙于战后文物清理工作及成立国立沈阳博物馆等事宜,还亲自整理古籍,搬运图书,同时还为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授课。为中国史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金毓黻先生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庆贺,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立志做一名新时代的新学者。

金毓黻先生晚年专心研究唐史、太平天国史、辽金史,同时他仍重视对东北地方史及渤海史的研究。1956年2月9日先生撰稿为天津历史教学社解答有关渤海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等问题,3月23日,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一文,对闫万章同志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一文作了必要的补充。

1957年6月2日,金毓黻先生拟重印《渤海国志长编》,3日向吉林文化局谈有关发掘敖东城的意见,并请李文信首往敦化,将渤海古城及墓群全面勘察一次。1957年11月-1958年12月,先生重病住院,在此期间仍对渤海史研究极为关注,1960年74岁高龄的金毓黻先生仍然是治学不减当年,2月15日得见《张建章墓志》拓片后,就据《新唐书·藩镇列传》、《旧唐书》敬、文、武、宣、懿五宗《本

纪》对《张建章墓志》逐一作出考证，以备补《渤海国志长编》。5月18日，又与常诚同志谈编写《东北史》内容：一、为东北各民族矛盾与斗争；二、为东北与祖国密不可分之关系，自有史以来即如此。必须在祖国统一观念认识之下平衡、发展。

综观金毓黻先生的一生，他大部时间是在旧社会渡过的，他知识渊博、一生潜心活学，是一位现代中国的史学家。他继承先辈的文化遗产，发展了历史科学，开拓了东北地方史，渤海史的研究道路，发表了大批颇有价值和影响的著作。同时金毓黻先生又是一位爱国主义史学家，他关心国家命运、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并对东北危亡进行呐喊，以忧乡之心，爱国之情研究历史、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他以历史科学和历史事实论证了中国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谬论，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将鼓舞我们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3] [4] [5] [6] [7] [8] [9] [10] [12] 金毓黻学术年谱. 学术研究从刊, 1987年增刊.
[2] 金景芳. 金毓黻传略. 社会科学战线, 1986年, 第二期.
[11] 孙玉良. 金毓黻先生撰写渤海国志长编的始末.
[13] 中华民族与东北, 东北集刊, 1944年第6期; 1948年, 《亚洲世纪》第2卷, 第5期转载.
[14] 1944年《东北集刊》第6期转载.
[15] 金毓黻. 从事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
[16] [19] 金毓黻. 东北权名.
[17]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前, 东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战败后, 将冀以南让给日本, 故冀以南称南满、以北称北满.
作者简介: 郑云波, 牡丹江师范学院政法系, 教师, 吉林大学, 研究生.
姜华昌, 牡丹师范学院, 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德璋